

# 震後兩年仍在呼救的南相馬市

*It would be great to come one day and the residents tell us “why are you coming”, “we don’t need your help anymore”, “we’re fine”. Then we can stop our work.’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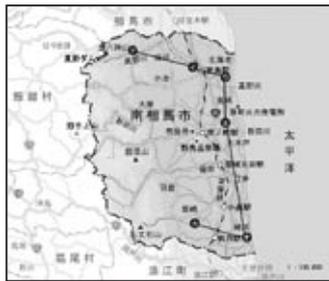
這句說話，是我採訪的福島南相馬市一個義工團體「Save Minamisoma Project」，他們發起人August對我說的總結。我很眼淺，然後他擁抱了我一下。做義工最想的可能是聽到災民說「你們不用再來，我們不再需要幫助」，我做記者的有時都感矛盾，我的咪、我的鏡頭，又該來嗎？

所以在此，我希望先呼籲大家繼續關心日本311東北大地震的復興工作。在日圓匯率大跌，身邊的同事朋友一個接一個到日本旅行遊玩，從日本買回來的食品吃完又吃的時候，我仍然跟在福島認識的義工在 Facebook 保持聯絡，留意著他們組織的活動。我於今年三月中到了日本福島縣南相馬市一趟，那是一個福島第一核電站以北約二十公里的沿海城市，在當地採訪的一日一夜裡，我看到海嘯沖擊過的痕跡、尚未清理好的瓦礫，還有看不到、但從災民口中知道他們很憂慮的輻射污染，又訪問了當年在 YouTube 發出求救片段的南相馬市市長櫻井勝延，了解他們的情況。元氣大傷的日本，仍需大家的支持。

## 南相馬市市長：沒有雪了 只有放射能

今年年初上司下了決定，派我在震後兩年重返災區採訪，應該去哪裡？我花了點時間找資料，了解不同災區的情況。受影響的範圍都不少，宮城縣？岩手縣？去多過一個地方、還是集中在福島縣？福島的話也有南相馬市、雙葉郡等災區。一位編輯閒時走來問我進度，我總是習慣反問她意見，不但是因為她有豐富

經驗，而且想看看作為觀眾的話，她關心甚麼。她第一反應是：「找找那個在 YouTube 求救的市長。」



沒錯，櫻井勝延的確是大地震之中的英雄人物，但要聯絡市長並不容易，尤其是日本文化十分著重禮儀及規矩。今趟日本之行部分採訪，我事前以日語電郵，還注意尊敬語謙讓語文法，向駐港領事、當地官員、負責部門、商會理事等逐一解釋，加上香港有人協助才成功。可是聯絡櫻井勝延的過程，竟然快捷得多。理論上我也要發正式電郵到南相馬市市政府，但為免石沉大海，我反而先找當地義工幫忙，結果他們真的有方法助我聯絡到櫻井勝延！那時我多麼感動，他是個超親切的人，沒有要求我跟足程序重新發電郵，只是聽到有香港記者想採訪就一口答應了，而且這是第一次接受香港媒體的訪問。

櫻井勝延很忙，經常東奔西走。那天我只有半小時，在出發到南相馬之前，趁他於東京出席會議，跟他吃午餐順道做訪問。我們約好在新宿的地標大電視下等，我一眼把他認出來，他跟我握手，手心很熱，要注意當時的日本北部仍然積雪，我問他南相馬還有雪嗎，他微笑說沒有，只有放射能，即是輻射。

## 親切的市長 堅強的信念

我聽說 50 多歲的櫻井勝延參加過知名的東京馬拉松，他說習慣每天早上跑步，即使來到東京也堅持，今早也跑了，更馬上再握著我的手叫我感受他手心的熱力，的確比 20 多歲的我還熱。

要說熾熱的還有他心中信念。講到災情，他收起笑容，一臉嚴肅，冷靜地跟我說出問題所在。有災民批評重建進度不理想，他則認為不能操之過急，災民的基本需要暫時解決，接下來的是周詳的規劃。他眼中想要的並不是一個原來的南相馬市，而是一個重生蛻變的「未來都市」。



這兩年並不易捱，櫻井勝延說之前他有特權，可以直接跟當時的首相菅直人對話，但現在改朝換代了，特權沒有了，重建的事他也得沉著應戰。而安倍晉三的政府有意重啟國內的核電站，他指一指西裝襖上的印有「NO NUKE FUKUSHIMA」的襟章，表明大力反對的立場。他的原因很明確亦很簡單，他說：「你去看看災民就一清二楚。」對的，我相信「針不刺到肉不知痛」，所以他將規劃重點放在發展再生能源。有這麼一個以市民感受施政的市長，南相馬真幸福。

## 兩年來不間斷地送上溫暖的義工

之後我和攝影師跟著義工，由東京坐了四小時車程到南相馬。義工中有不少是旅居日本的外國人，兩年來從不間斷送食水送食物到當地，愛心是無分國籍。我尤其要感謝一位在日本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義工 Philip 一切的安排。

我們走訪了幾個臨時房屋區，還跟一個年輕家庭做了個家訪，他們的細女只有一歲，在核事故後出世，所以清除核污染，讓孩子健康成長是他們最大希望。沒想過「健康成長」在



日本一個先進的地方也來得那麼困難，在一問一答之間，他們經常都會嘆氣，欲言又止，或許是對未來有太多不確定，一位義工

教了我一個日語「たてまえ」，指這是日本人的內斂，他們不會把悲傷表現出來。

義工又介紹我認識一對 80 多歲的公公婆婆，他們的房屋被海嘯沖擊完全摧毀，媳婦在海嘯中遇難。義工駕車帶我們到老人家的舊居遺址，沿途盡是堆積如山的瓦礫，工程車仍然在進行清理工作，在舊居遺址的路口轉了個圈，老人家苦笑說已經不認得回家的路了。暫住在親戚家的老人家告訴我，心願是重建家園，但年邁的老人家，還可以等多久。

在災區，人會更感受到珍惜現在的重要，



我也特別想到家人，他們因為我去福島而擔心，所以我盡力把採訪在一日一夜裡完成，而公司亦安排了一個輻射紀錄器讓我掛在身上，以及借了一個輻射探測器給我，結果當地的輻射水平屬安全，我也檢驗過沒有問題。

## 震後兩年 無人關注？

在計劃這次採訪行程時，我曾經致電一個組織，查問他們會否在震後兩周年時，到核電站視察核污染情況，結果他們回答說外界關注度低了，大概不會計劃前往福島。做了記者幾年，雖然我理解在有限資源下，不可能每件事都一一跟進報道，每個機構都會把議題分優先次序，但聽到這麼一個回應，心裡總是有點失望。而義工告訴我，較大規模的非牟利團體都不願意到南相馬，不願意因輻射而冒險，所以南相馬所得的支援比其他災區少，正因為如此，他們更認為要堅持，不能離災民而去。

踏在南相馬的土地上，我的心變得沉重。白雲依舊飄浮在藍天，海浪仍然在拍岸，但農田不再耕作，漁民停止捕魚，這個原本美好的城市就好似定格在兩年前，一直被輻射陰霾籠罩著。福島是一個遭受 9 級大地震、10 米高海嘯、以及被評為第 7 級最高級別的特大核事故三重打擊的災區，相比核電站洩漏的放射性物質銻 137 的三十年半衰期，事過只是兩年，我認為有需要繼續關注。

胡凱文  
香港電視新聞記者